

宋學士全集

二三



宋學士全集

三三

宋學士全集

(三十二)

宋 濂 撰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承旨誥文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國子司業誥文

敕

敕符二道

書

賜書一首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潛溪續文粹序

宋學士續文粹序

潛溪集序

翰苑集序

又

又

宋潛溪先生文集序

又

潛溪後集序

又

潛溪續集序

題識

潛溪集識

文粹後識

題潛溪先生集後

樓璉

方孝孺

歐陽元

貝瓊

楊維禎

揭沕

王禕

劉基

孔克仁

趙沕

王晉

鄭淵

鄭濟

黃浦

題宋先生文集

太史宋公文集後序

宋學士全集序

修補文集紀略

補未刻遺集序

題辭

題潛溪集詩

又

又

詩

賜詩一章并序

御製詩二章

賜和宋濂韻

賜醉贊善大夫宋濂歌

賜學士宋濂白馬歌

王裕

張縉

雷禮

張應廣

吳偉業

夏燁

吳沈

張世昌

賜學士宋濂重賦黃馬歌

賜和宋筵詩

題宋承旨越中來歌

應制賦醉學士歌

又

又

續賦醉學士歌

又

又

又

應制賦賜宋承旨黃馬歌

又

又

又

送宋承旨致政還金華

華克勤

方徵

宋善

林溫

桂彥良

王璉

張唯

華克勤

虞泰

王佐

孫傑

桂彥良

又

又

又

契生中書

孟辨紀事賦詩

又

又

青羅山房歌寄宋景

潛溪歌爲宋景濂賦

寄宋景濂四首

寄宋景濂

次韻宋學士見寄四首

青羅山房歌

送龍門子入仙華山辭

寄宋承旨詩

答祿與權

黃與忠

孫黃

朱孟辨

史靖可

林靖

來復

劉基

劉基

劉基

楊維禎

鄭淵

貝瓊

劉基

張伯成

又

靜軒詩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一

誥文

翰林學士誥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居焉起居注宋濂生於金華文獻之邦正學淵源有自來矣況侍朕歲久深知其人嘗由儒臺陳訓東宮記言右史邇者總修元史尤究心於筆削朕甚嘉之是用陞擢俾司代言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昭明庶副朕簡拔之意可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三年正月

翰林侍講學士誥文

翰林之職掌制作而備顧問必擇能文有學之士居焉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大夫宋濂以舊德之士純正之辭事朕十有四年其居左史職詞林佐成均近侍於帷幄黼黻於治道論思於講筵所裨多矣比任贊善之職尤多輔導之功茲俾復翰苑之清華修我朝之實錄爾尙夙夜恭勤務展所蘊使文詞通暢治體宣明庶副朕簡任之意可授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宜令宋濂准此

洪武六年九月

翰林承旨誥文

三皇五帝之馭天下。其文武之能。君臣皆備而善焉。至於三代之臨御。禮樂射御書數。君臣尤精。繼至秦漢以來。人不知古。有文武史分。各爲之圖。故聖賢鮮矣。朕出自草萊。非兼備之才。蒙上天授命。位極兩間。凡生民休息。百神祀事。盡賴文武輔導以成之。是致鬼神享而軍民安。又九年矣。然文者翰林院尙未有首臣。朕於羣儒中選。皆非真儒人。各虛名而已。獨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雖才不兼文武。博通經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規。宜堪承旨。宏燦明文。壯朕興王。特勅爾中書奉行毋滯。洪武九年

太子贊善大夫誥文

朕以太子爲天下之本。其東宮官屬。必選文學行能之士。以居其任焉。承事郎禮部主事宋濂。爾以純謹之資。老成之學。執筆柱下。視草詞林。繼司業乎胄監。復考禮於儀曹。皆稱其職。況輔導東宮。歷年已久。擢爲贊善。孰曰不宜。爾尙守職惟恭。思盡忠益之道。而輔導之。庶稱朕委任之意。可授奉議大夫。太子贊善。宜令宋濂准此。

國子司業語文

國子學職。專教育人材。以備國家之用。必選明經有德者爲之師。則模範正而學業進矣。翰林國史院編修宋濂。學足以明道。文足以垂世。當朕創業之始。卽入春宮。訓我儲貳。則溫文之資。實由輔導。繼擢左史。掌我記注。則日侍左右。諫正爲多。朕以前元紀傳未及纂修。爰求其人。非汝弗稱。故特俾居翰苑。以任總裁。爾果能追遷固之蹤。成一代之史。朕用嘉焉。茲特命司成均之業。爾尙推明師道。以訓誨諸生。必使見

諸實用。則爲稱職矣。往其欽哉。可授奉議大夫。國子司業。宜令宋濂准此。洪武四年二月。

敕

敕符二道

卿去此數月。朕常思之。今卿來此。已復一時矣。朕恐失顧問。少勞勞。特敕禮部。致食糧及酒穀抵所在。卿當引觴而自酌。美食以養神。稱朕報勞之意。未審悅乎。洪武十年四月。

以臣事君之道。固宜虔恭不怠。然得休官於官者。今古幾人。況致仕者。非壽高尋常。德邁羣職。安有是耶。卿福膺永壽。精力愈加。自致仕之後。每歲來朝。甚感朕心。不忍使驅馳數千里而來覲。已敕禮部。賜食糧穀醴。卿當自育高年。故茲勅諭。洪武十二年二月。

書

賜書乙巳歲
吳王書

書諭子師宋濂。六月初七日申時。箋與子書同至。文意懇切。奈子性理未通。不能答。若令回書。恐爲空文耳。予以諭代之。勿望回劄。曩者教吾子。以嚴相訓。是不吝以聖人文法。化俗言教之。是通所守者。穩所用者。節儉。是得體。昔者古人。今爲我見。先生初疾。予欲留京師醫養。予想身健。尙思故鄉。情猶不已。況先生。在疾。父子夫婦。處於異鄉。湯藥之奉。豈不傷情。是令先生東歸。醫養萬全。去後。國事匆匆。不能遣使。以致師書先至。然此子雖不能答來書之意。予諭亦在其中矣。

序

宋景濂學士文集序

劉基

太史公宋濂先生。金華潛溪人也。其字爲景濂。五歲能詩。九歲善屬文。當時號爲神童。若經若史。若子集。無不徧覽。輒能記憶。年未弱冠。文名播於遐邇。至正中。詞林羣公奏爲國史編修。力辭不起。大明皇帝定鼎建業。丞相李韓公以名聞。卽日遣使者奉書幣聘致之。俾提舉江南儒學。授皇太子經。擢居記注之職。會有詔纂修元史。東南名士一時皆集。復命充總裁官。書成。入翰林爲學士。海內求文者。項背相望。碑版之鐫。照耀乎四方。高麗、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貢京師。皆問安否。且以重價購其潛溪集以歸。至有重刻以爲楷式者。儒林清議。僉謂開國詞臣。當推爲文章之首。誠無間言也。先生之著述。多至百餘卷。雖入梓者已久。其門人劉剛復請基。擷其精深。別成一編。庶幾便於誦習。且徵言序之。昔者。楚國大司徒歐陽文公。贊公之文曰。先生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懼。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飄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詞調清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其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驕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此。嗚呼。文公之言。至矣盡矣。設使基有所品評。其能加毫末於是哉。今用備抄。冠於篇端。而并繫先生出處之大略。使讀者有所考焉。先生赴召時。基與麗水葉公琛、龍泉章君溢、實同行。葉君出知南昌府以歿。章君官至御史中丞。亦以壽終。今幸存者。惟基與先生耳。然皆頽然日就衰朽。尙可拂剛之所謂而不加之意乎。雖然。先

生之文其傳世決矣。基亦何能與力於其間哉。文粹十卷而詩居其一云。

潛谿續文萃序

樓璉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于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于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于子房。世祖之於卓茂。舉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馴暴革姦。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若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鼎足而立。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金華太史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諄諄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所至民歡樂之。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不足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悉講行之。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

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於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而窮山陋邑。婦人穉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于庭戶之間。而姓字播于千萬里之外。蠻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歟。公之爲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後十餘年。皇太子亦薨于東宮。天下哀痛焉。今上旣追崇皇考。加上追號諡。念先王舊學之臣。悲公之不可作。以近臣薦。召公之孫懌。官翰林。凡興宗皇帝所欲行而未遂。天下所願欲而未得者。皇上皆舉而行之。於是善譽洽于萬姓。而公之文愈爲人所愛重。璉蚤從公遊。辱公見知。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興宗德業之盛。以詠歌今日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國史有傳。見金華文略

宋學士續文粹序

方孝孺

可名之功。衆人知之。難名之功。君子知之。至於不見其功。而天下陰受其利者。此非聖賢之徒。不能知也。

周之積累舊矣。由太王傳數世以及於武王。用八百諸侯之助。而始克商。夫豈一人之德。一日之功也哉。而孟子歸諸太公、伯夷二老。以爲二老者。天下之父也。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安往。信是言也。則武王之武可不用。而周徒以致人望而王。孟子之言。不幾於過乎。然事固有立乎此而應乎彼者。山嶽出雲。而霖雨被四海。人以爲霖雨之澤也。而不知本於山嶽之助。賢人鉅儒之於國家。不必有赫然之功。而其及物。常在乎事爲之外。謂天下果興於斯人。衆人未必知而信之。然欲天下之安定。非斯人亦莫之能也。高祖之於子房。世祖之於卓茂。擎旗斬將。不與焉。而尊禮在羣臣之上。蓋其道德可以訓暴革奸。智謀可以開惑定事。言論風采。信于人而傳于世也久矣。吾從而尊禮之。則其所化服。豈特事功之淺乎。當元之衰。國朝之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致太史金華公而賓禮之。公始見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爲言。是時羣雄多嗜殺好貨。獨上御軍有法。命將徵討。戒以勿殺。所至民歡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太史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爲學士。中嘗爲國子司業。晚爲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海外殊絕罕至之國。朝貢之使。接於國門。至必問公起居安否。購公文集以歸。日本至摹刻傳誦于其境內。而近則朝廷。遠則窮山陋邑。婦人稚子。皆知公爲盛德君子。聞其名。見其文。未有不咨嗟敬愛者。公修身於戶庭之間。而姓字播於千萬里之外。蠻

夷異類。皆知尊慕之。使中國之美。傳于無極。其功蓋大矣。而當時之人。未必能名其爲功。此公所以爲盛。與公之學。博而知要。其德粹然。與世無競。而端介之氣。充養有道。不爲利害所移。蓋仁人長者之風。不見於世久矣。乃於公而見之。天之遺斯世。不亦厚乎。惜夫世未獲盡被公之澤。而公遽以疾終。竊嘗歎天下知愛公文。而不能盡得其意。且不能盡觀也。以爲公昔無恙時。嘗擇舊文爲文粹以傳矣。因復與同門友浦陽鄭楷叔度等。取自仕國朝以來所作。復選錄爲十卷。按卷字以下二十字金華叢書本闕從遜志齋集補入名曰續文粹。以傳于學者。嗚呼。斯文也。公之所爲。雖可以傳世。而不足以盡公之爲人也。後有賢者。考論國朝之所由興。而追惟德業之盛。以歌詠太平之治于無窮。太史公之功。庶幾可白于後世乎。公諱濂。字景濂。金華人。見遜志齋集

潛溪集序

歐陽元

經筵檢討鄭君濤。以金華宋濂先生所著文集徵予序。予爲之言曰。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爲盛。逮及東都。其氣寢衰。至李唐復盛。盛極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漸復於古。南渡以還。爲士者以泛焉無根之學。而荒思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焉。中統至元之文。靡以蔚。元貞大德之文。暢而腴。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歷之文。瞻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歸諸粲然之文。意將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君雖近出。其天分至高。極天下之書。無不盡讀。大江以南。最號博學者也。以其所蘊。大肆厥辭。其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懈。其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褰舉。不沾塵土。其詞調爾雅。如殷